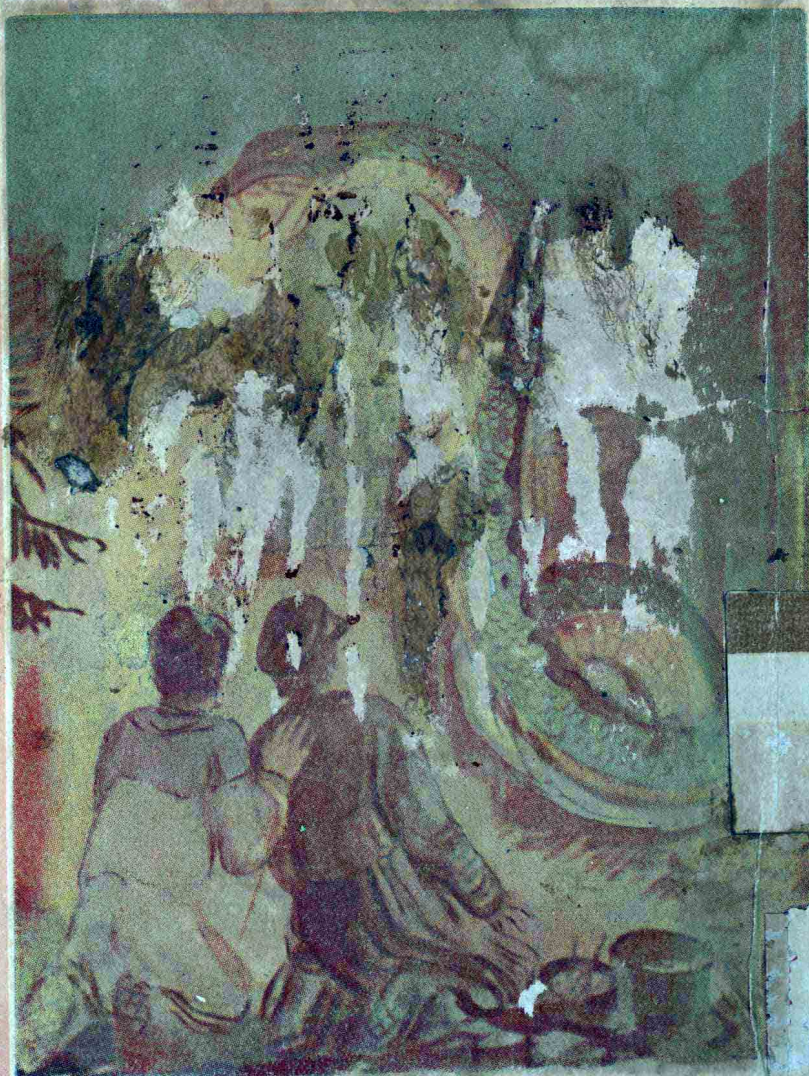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蛇波洛茲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874.3
B1-11
J512.5-512.7
29
烏拉爾傳說集

大蛇波洛茲

巴·巴若夫著 李俛民譯



三民圖書公司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1. 金蛇達伊加
2. 大蛇波洛茲

原 著 者 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 李 俚 民
出 版 者 三 民 圖 書 公 司
 上海重慶南路三〇弄四七號
發 行 者 童 聯 書 店
 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
印數：3001—6000

書 號：(11)
定 價 3,200 元

建華製版社製版 上海武定路四一四號

金蛇達伊加

0





有人說「達伊加」這名詞是外國話。照我們的話來說，這名詞的意思，彷彿就是天然的小金塊。也許，意思可能是這樣，只是我們貝廖索夫斯克工廠的老人們一聽到這話卻笑起來了。

「這怎麼能是外國話，」他們說。「這根本是俄國話，而且早已變成了我們上一輩老人們的咒語。他們把它像符咒一般地保存着。即使是自己人，也不是每個人都肯告訴的。當他們掘到了真正的金礦脈，探礦人中間的一個就一定會喃喃地唸着『達伊加！達伊加！……』」

自然，這話是毫無意思的，純粹是廢話，像孩子們急口令一般的東西，但我要說的卻正是這個，因為這些「達伊加」——小金塊，既然產在我們的工廠領地內，就不應該使外人知道。因為這對我們自己有利。但也許，在這種咒語中間，也在這「達伊加」——天然小金塊這咒語本身中間，還包含着本地最初淘金工人的艱難困苦的奮鬥史。提起這個，對於老年人是一種安慰，對於青年人呢，就是一種教訓。這可以使他們知道：他們的祖爺爺和曾祖爺爺的

淘金工作，並不是像掠奶油那麼容易。他們不知道化費了多少勞力，也數不清化了多少時間。他們所受到的苦楚，目前這一代青年人是決不能一下子明白的。自然，不論什麼工作，如果有了經驗做起來常常要容易和簡單得多，但開頭的時候，就完全不是如此。事實上，我們貝廖索夫斯克的金子的發現，是經歷了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的。好像它故意和工人們爲難，叫他們在探尋時摸不着頭腦。

你知道事情是從哪兒開頭的？當時有一個叫做葉羅菲·馬爾科夫的工人去探尋山晶石和板晶石，結果在那些礦石的礦穴裏找到了天然小金塊。事情好像很簡單，可是在本地的這些礦脈裏居然能單獨地找到小金塊，你仔細想一想就會知道：是一樁非常稀罕的事情。我們的金子是包含在某種礦脈中的，這種礦脈埋在地層下面，而金子呢，就牢牢地被鎖閉在這種礦脈中。它們只在某些橫切這種礦脈的小礦脈中，才略微能單獨脫離出來。我們的老一輩後來就學會了怎樣發掘這種橫切的小礦脈，留下了種種探礦的徵兆。

如果在某個小礦脈中有晶石的光，或者有綠色的黏土泛出黃色，這種地方金子決不會等你。但如果你發覺那裏有硫磺的氣味，或者有一種叫做「阿伊基尼特」的針狀礦時，你就能找到遊離的天然金塊。

葉羅菲正巧碰上了這種稀罕的天然小金塊。你明白，在當時我們這一帶還沒有人能夠掘到金子。那些住在城裏冒充探礦人吃白飯的德國人，對於淘金的事情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。但他們卻故意裝出一副彷彿是很內行的神氣。

唔，且說……葉羅菲找到了天然小金塊，就拿到工廠管事人員那兒，而且老老實實地把發現過金子的地方指給他們看。但當他們開始發掘，卻連金子的影蹤也沒有。怎麼一回事？我們這位第一次發現金子的工人不得不對天發誓：

「我決不隱瞞地方；但金子究竟躲到哪裏去了，我卻不知道。」

工廠當局卻對他說道：

「如果你在限期之內還不把那地方指出來，那就得砍你的頭。」

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一個人用不到多久就會發瘋的。那會使你不知道向誰詢問、求助才好；或者是不知道向誰洩憤才好。這是看各人的性情而定的。

但爲了金子而睡不着覺的人還不止葉羅菲一個。知道這一新發現的別的工人們也搓起手來了——讓我來發現它才好。於是發生了關於金子的種種流言。大概，當時住在沙爾達希的老頭子們也捲到那些流言中去了。

這位葉羅菲·馬爾科夫就是在沙爾達希出生的。他是那邊的一個道地居民。當時的沙爾達希是一個真正的舊教徒（註）們的神聖窠巢。那時候我們的城市根本還沒有，許多教士從各處逃到那兒近湖的地方去。據說，有些人是從維戈烈茨基的寺院裏逃來的，另一些則是從凱爾若茨河來的。後一種人比較多，因此沙爾達希人也叫做凱爾若克。那些教士們，男女都有，在這裏建立了秩序。他們在當地人民中間有很大的潛勢力。

自然，教士們並不只是靠呼吸和祈禱就能生活的。他們也要吃飯，而且對於蜂蜜和別的好東西也不會加以拒絕。於是他們就開始爲人民服務：

「你們既然在世生活着，那就得好好做工，我們呢，可以爲你們禱告。你們對我們的供養愈好，我們的禱告到達上帝處就愈快。」

教士們對這一點更是囑咐而又囑咐：

「切不可同剃鬚鬚和抽煙的新教徒相互往來。他們會很快地在你們身上打下反基督的印記。眼睛一眨，罪惡的烙印已經打在你的身上了……」

事情很明顯，他們害怕居民會不服從他們。因此用種種話語來恐嚇他們。但是居民們雖然生在黑暗的時代中，卻是很聰明的。他們一面聽着教士們的話，自己心裏卻想着對他們本身有利的事情。當俄羅斯人在這一帶建築城市時，沙爾達希人就常常去那邊察看：他們是些什麼人，他們的信仰。

（註）

舊教徒——原文是「凱爾若克」，那是因爲當時被國教東正教所迫害的舊教徒，住在凱爾若克河一帶而得名。

又是如何。舊教士們覺得不安，開始威嚇道：

「誰敢和城裏人交往的，死後就不得上天堂！」

只是俗語說得好：「沒有見過火，誰也不想它，如果近旁有野火，誰都會被它吸引過去。」在當時，我們的城市建築起來時，你想想，這堆野火可真吸引人。呶，那規模多大啊！在河上架起橋來，築起了碉堡，興起了各種製造鐵器的工廠：造鐵鎚、鑄炮彈、製造種種器皿。寶石工的作場也有了。沙爾達希人就常常到那些使他們感到驚異的地方去。那些舊教士簡直恐慌起來了，他們開始用詛咒來威脅他們。有一些人，自然，對教士們的詛咒覺得害怕，但那些對城裏事物感到非常新奇的人卻並不害怕詛咒。葉羅菲·馬爾科夫就是其中之一。看來，他已被寶石的力量吸引了過去，做了探尋寶石的工人。這行業，稍微一接觸就會叫你放不下手。找到了一塊寶石，就想去找第二塊，而第三塊，他以為，一定也就在近處。那也就非把它找到不可。就這樣，會不斷地探尋下去。那些舊教士對葉羅菲這種行動自然不會

悅意，但無論如何還是不敢去詛咒他，因為：如果他們嚇不倒這一個，以後在別的人那兒也不會有甜味兒嚐的。因此，葉羅菲就照着自己的心意思道：「那些舊教士老頭子大概已對我看慣了吧？」於是他對他們就不再戒心了。但事實上那些舊教士卻是不斷地在監視着他。當葉羅菲找到了金子，舊教士們很快地知道了這事情，就大大地叫囂起來：

「瞧，葉羅菲科（註）做了什麼事！他把金蛇從地下放出來了。我們舊教徒大禍臨頭了。金蛇會把那些剃鬚鬚的傢伙引到我們這兒。他們一來，我們所有的寺院都會被他們毀掉的。我們打死葉羅菲科這小子還不夠，我們得填沒那地方，不許金蛇發威。」

呶，他們找到了這麼一部份聽信舊教士的人們。他們在黑夜裏把十幾車不論什麼樣的廢物運到礦坑旁，把那地方填了個結實。那些舊教士還是一股勁兒地說：

（註）

葉羅菲科——葉羅菲的賤稱。

「多運些去，使金蛇沒有空隙可以鑽出來！」

對於那些奉命察看葉羅非礦坑的德國人來說，舊教士們的愚蠢行為正好合乎他們的意思。也許，德國人已經猜到了墳坑的真相，但那對他們有什麼關係！他們裝腔作勢地掘了幾下，掘到了那些根本不是原來坑內的廢物，就這麼害得葉羅非得到了欺騙的罪行。於是沙爾達希的舊教士們高興極了：避免了大禍，保全了寺院。

只是在沙爾達希，並不是人人都這麼想的。其中也有作另一種想法的人。他們開始互相悄悄低語道：

「真的，葉羅非找到了金子。讓我們到那地方周圍去發掘。或許，也可以讓我們發現。有了金子，寺院可以不要。讓歡喜供奉寺院的人去供奉吧，我們呢，沒有寺院決不會感到難受的。」

舊教士們聽到了他們那番話，就威脅他們道：

「誰敢走葉羅非那條毀滅的路，我們就要詛咒他！」

只是，俗語說得好：「老年人和青年人做夢也不同路——各走各的。」不論老年人怎樣威嚇，葉羅非的新發現始終留在青年人的腦子裏。大膽一些的青年人就開始找尋，在葉羅非那礦坑附近的地方給自已找到了各種東西：有的人在那兒找到了一個代替食槽的挖空了中心的樹段子。有的人在礦坑旁邊找到了一個木叉子。舊教士們一看如果不大大地恐嚇他們一下事情不行，就召集了所有的沙爾達希的居民，開始嘟囔道：

「誰敢踏上葉羅非那礦坑附近，我們就把他趕出沙爾達希，連他的家人也不饒恕！」

看來，這些年老的舊教士可忘記了這一點：恐嚇，無論如何，必須小心。有的人會害怕，有的人卻不會。甚至常常會有這樣的人，由於過分的恐嚇，反而會做出以前想也想不到的事來。在這兒也發生了這樣的事。

那時候，在沙爾達希有一家一共有七兄弟的人家。老倆口子早死了，但弟兄們還是很和睦地住在一起，而且每一個兄弟都已娶了女人。你算算看，

有多少人呵。這七兄弟明白自己的力量，因此對人家恐嚇他們覺得很不高興。關於葉羅非礦穴的事，他們原來根本沒有想到過，但當那些年老的舊教士們威嚇大家時，就好像蒼蠅叮了他們一般的不好受。他們開始議論：「怎麼一回事，那些老頭子怎麼這樣愛管閒事，他們有什麼權利威嚇別人！」那些舊教士們知道了，就謗毀這七兄弟，說他們對舊教的信仰心不夠。事實上，據說，的確是這樣。因為這七兄弟的家裏沒有老年人，那就沒有人管教他們信奉教禮，他們對奉神的事很隨便。有空暇就禱告一下，沒有空暇就馬馬虎虎過去。那些年老的舊教士們對這七兄弟早就覺得惹眼，不過干涉他們卻又有些不敢。但到了這一次就對他們惡狠狠地發作了。那七兄弟，自然，很生氣，就公開地宣揚道：

「大家得好好查究一下，這些老頭子對葉羅非的礦坑有沒有貪私利的念頭在內，而且還必須弄清楚葉羅非爲什麼會得失敗的緣故。他不是醉漢，一定在礦坑旁好好地做過記號，但人家來一掘，卻會掘出怪東西來。也許有

人在暗中作弄他吧！」

自然，他們心裏明白；這是誰做的好事，運去了多少墳坑的廢物。年老的舊教士們覺得這番話分明是反對他們的，就叫囂道：

「他們把信仰踏在腳底下了！要把大家出賣給那些抽煙的城裏人了！把他們全從沙爾達希趕出去！使他們的靈魂也不能留下來！」

七兄弟也像馬豎起了後蹄一般：

「你試試看！我們要揍死你們這些教士！」

自然，有很多人爲舊教士們張目，但也有人爲七兄弟助威的。整個沙爾達希震動了——分成了兩派。居民們互相爭吵起來。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的一邊有理。舊教士之中最起勁的是米海伊·康契那。他是一個正直的人。在平時你只能聽到他在過節時方才說話，這會子也憤激起來了，喊叫着，用拳頭威嚇着。在各個家庭中也發生了爭吵。七兄弟中有一個兄弟的女人跑到舊教士那邊去了；老年人的話嚇住了她。

但在這些爭吵中，真正的淘金工作卻開始了，七兄弟中的潘菲爾，就是他的女人因為害怕罪孽而逃開了他的那一個，這樣說道：

「我一定要找到金子，不然寧願死。它一定就在附近。」

別的人跟着這位潘菲爾，也開始挖掘起來。但無論如何，儘是在葉羅菲挖過的那個礦坑附近打轉。關於金子的流言更多了。每個人都憑着自己判斷：怎樣才能找到金子，爲了什麼緣故金子會鑽到地底下去。由於當時人們的愚昧無知，發出了種種荒誕不經的說法，由於那些舊教士造謠，更產生了金蛇被禁錮在地底下的神話。總之，亂糟糟的一團。這些流言混亂到這樣地步，使有些淘金的人停止了工作。而有一些人反而更熱心地發掘。漸漸地，他們開始離開葉羅菲的礦坑去發掘。你瞧，一會兒這一個人，一會兒那一個人，都碰到了含有金點子的礦石。但人們只能眼看着它們在礦穴中發光，卻無法把金點子挖出來。於是當局在靠近這些新礦穴的河岸上設置了碎礦機。把那些礦石舂成碎粒，然後經過爐火的熔煉得到了金子。得到的